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九

哀十二年 盡十五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

疏

註直書至重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為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敏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幾其賦不幾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夏五月甲

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

疏

註魯人至順時。正義曰論語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左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

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著。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在淮南

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音峻又七倫反適音囚又音巡。秋公會衛侯宋皇

瑗于鄆。鄆發陽也。藩陵海陵縣東。南有發陽亭。絲音遙。疏註鄆發陽也。正義曰十七年傳云

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宋向

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

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螽音終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子孟

子若。疏註諱娶至宋女。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如謂之孟子今

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之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為昭公加諱

卷之二

不復贅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子孟子蓋時

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為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且娶同

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為別也。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

故不言葬。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

故不成其疏。註反哭至人喪。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夫人變。反震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

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為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

為闕生革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六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矣

李氏當困而不為之服至令仲尼釋已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此適夫人不書於策此李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

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

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王節制。與弔音預注同統

音問經大結。疏註孔子至節制。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反去起呂反。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

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案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誅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為臣也又世家又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用若哀公全不能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其符同文以為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口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不名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若苦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為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絕以至於成服絕以代吉冠故以纜為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為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經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經鄭玄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紵大如總之經纏而不糾也曲禮云凡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云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

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必平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公會吳于橐

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臯公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

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

之要以禍福。要一遙反注同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

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人之吾子曰必尋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歎也。重直龍反歎許謂反疏註尋重也

寒歎也。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組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

溫之使執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為重傳意言若可重溫使執亦可歎之使寒故言寒歎不訓寒為歎也 乃不

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

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乘疾於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

。斃輝世反。標敷。國狗之瘦無不噬也。瘦狂也。噬齧

。蕭反。又普交反。國狗之瘦無不噬也。長木至噬也。正義曰長木喻吳

。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

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疏。註明盟不至竊盟。正義曰畏吳竊盟

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

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

哀十二

昔晉故敗諸侯之卿以成晉為霸王。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

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為盟主也。既

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賂責但魯自不書。非尼

亦從而不可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賂其卿

所以成晉為盟主也。吳之疆大始於會郟。終於黃池。凡三會

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

禮。禮儀不與則盟神不歸。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

盟。不與其成為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為盟主。則宋魯衛三國

秋盟可許。故無賂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

會于郟。十二年會于橐皋。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

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

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郟。衍八年傳云吳人盟而還。十二

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

之舍。藩籬。藩方元反。注及下同。籬力知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

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籛。侯

致禮以禮實也。地主所會主

入也。籛生物。籛許氣反。疏。注侯伯至生物。正義曰

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

侯伯為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為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
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物於
賓禮牲生曰籩服屐云致賓禮於地
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

今日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音困也

難乃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盍音戶獵反

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為于偽反大宰嚭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子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

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

墮許規反注及下皆同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

及下皆同

執衛君誰敢不懼墮當崇讎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

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下同舍音捨釋也又音赦效戶教反曰君必

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及蟪李孫問諸仲尼仲

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蟄直力

今火猶西流曰歷過也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

備疏注猶西之備。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

下流也周禮司權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

則星是也周禮司權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為十月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為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

言乃成三失非但一耳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為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有故言猶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丙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蠡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蠡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特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

間出。隙去逆反。音開。又一本作間也。一音如字。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

錫凡六邑。彌二支反。又二爾反。頃古穎反。又音傾。暢勅亮反。一本作王暢岳五成反。戈古禾反。錫音羊。一音星。

歷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奔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年鄭人為之城岳戈錫

城以處平元之族。為之干偽反。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殺岳丙申圍

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蠡上今倒在下更貝列其月以為別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倒丁是反。別如字又疏。言丘明不以為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炫以

為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午乃

云冬趙盾為旄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

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為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傳因簡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為例若以倒叙其事為

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叙事為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二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取書

覆而。夏許男成卒無傳。成音。城本或作戊。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称子以告令

諸侯故使承而書之。近附。疏註夫差至書之。正義曰

近之近去起吕反。僭子念反。七年會吳于郟十二年會

吳于橐臯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為王則諸侯不服故去潛號自稱吳子以告今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正曰笑命董揭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若有短垣而自踰之况壘荆則向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曰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理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潛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楚

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

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

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字乃見故不疏次。正義曰

公羊傳曰字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沒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

夏區夫無傳。十有二月螽無傳。

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復扶又反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贖使

徇曰得栢魍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岳獲成讎却延二子宋大夫。徇似俊反。誰火官反。部古報反。又古毒反。以六

邑為虛空虛之名不有。為虛並如字或音墟非。夏公會單平公晉

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單音善不與音頊。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音遂注同。疇無

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謳烏侯反。先及郊吳大子友

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

○泓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蔑二結反。旗音其大音。

○泓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蔑二結反。旗音其大音。

○泓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蔑二結反。旗音其大音。

泰子孟康云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姑蔑人得其旌旗天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

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注同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

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守手又反下注同復扶又反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惡烏

路反注同自劉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到古頂反○秋七月辛

丑盟吳晉爭先爭敵血先後○敵所洽反又所甲反吳人曰於周

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長丁文反注並同大音泰晉人曰於姬

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

矣肝晚也○肝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趙鞅至知疏

也○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

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為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

秉抱鳴鼓二軍皆譁告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

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註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何憂國事故以二臣為鞅與寅

也劉炫以為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

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為吳晉之臣劉以為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正義曰建立也立

鼓繫之與戰也大財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殷人楹鼓與

此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小待無與爭，輕遣政反。疏反曰：至死乎。

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取之故不錄。疏正義曰：吳

語說此事云：吳公先軟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

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立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

相反不可強合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

方伯。見晉如字，又賢遍反。使所吏反，以見賢遍反。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伯諸侯長。疏王合至於伯。正義曰：曲禮云：五

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至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師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為言，其實亦見在會者。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賓，君見晉君，則晉成

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

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二百乘。豐，男中反。乘，繩證反。下及

注同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

疏

言共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為伯故也。魯賦至事晉。正義曰七年傳茅夷鳩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為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為州牧魯為子男晉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為伯故也魯既以晉為伯吳為牧牧甲於伯則將半邾三伯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謂景伯

將囚景伯

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何景伯

將以二乘與

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伯名將以二乘與

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牖音酉。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有職於

疏

魯將至而畢。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

改也 魯襄 若不會祝宗將曰是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自襄以來未之

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

損於魯而祇為名 適為惡名。共音恭祇音支 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

曰佩玉綦索兮余無所繫之 索然服飾備也已獨

百酒一成罍兮余與褐之父

睨之 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信但得視不得飲

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無以繫佩言吳士不恤下

盛音成又市政反注同褐戶葛反父如字又音甫

睨五計反疏註一盛至得飲。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為

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

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母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已

食也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東西方

士共飢渴所以亡。籠本又作籠七奴反呼火故反疏對曰至則諾。正義曰食以

梁米之飯則無矣籠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

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為私期也庚在西方

穀以秋孰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君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

欲致餅并致飲也土地各首山關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

之房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

恃威。殺其丈夫直兩反又作大夫誤恃補內反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

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負疏吳及越平

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負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

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

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

曰獲。狩手又反麟呂辛反又力珍反瑞獸也解見詩音瑞

常惠反應應對疏註麟者至曰獲正義曰公羊傳曰麟

之應中丁仲反疏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

而不為書所以為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

而不用釋獸云麋麋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

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

黃高文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

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

羣不狘不入陷并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麟獸從鹿

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

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為聖

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

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輒軻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

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特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
為感也仲丘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
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脩中興之教若能以此道則周室
中興故謂春秋為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為終也
釋天云冬獵為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相四年公狩于
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糝糝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
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為獲麟故也傳稱狩于
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
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
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
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
瑞周二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
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
時夫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
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為靈命何大遠乎言既不經事
無所據苟倣時出妄為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擗
吾道窮亦無取焉然賤其虛誕鄙其妖妄故無所取之也說

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
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
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
方允為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為吉凶不並
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
玄以為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穎容等皆
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
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
為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
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
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
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羣籍子爾不言
以其既妖且妄
故杜悉無所取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夫
句繹地名春
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
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射音亦句古
疏 註射小至之經 正義曰此文與邾庶
侯反繹音亦 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邾大夫
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為
三叛人不通數此為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

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言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為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為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已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寘之疏陳恒執其君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弑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為例也

○庚戌叔還

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登

出奔楚無傳○豎豎○宋向魼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向舒

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

舒州疏齊人弑其君壬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

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秋晉趙鞅帥師伐

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

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復陳轅買

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鉅仕居反。疏註大野至

義曰臣訓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為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

夫子道繫周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案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

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已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為西。以已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更雖則下。愚知其不可。

豈有斯人而為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為將車之子。故為微者。鉅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

之車士曰子鉅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鉅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鉅商。名以子為姓。與杜

異以為不祥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疏以為

至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鉅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

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鉅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傳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賜虞人也。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強為之。鉅糞合其說。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令傳

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鉅商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為狩乎。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鉅。不得棄之。以為賜人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守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為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昇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飾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為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為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碑。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為仲尼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

續書魯策。以繫於經。立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

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為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為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碑。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為仲尼至也。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

續書魯策。以繫於經。立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

續書魯策。以繫於經。立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

續書魯策。以繫於經。立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

注同送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

乘繩證反疏使子至弗能。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

過於一國子路當以為榮不宜取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

邾非已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

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齊簡公之

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子也闕止子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曰陳

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文文倪

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遂執以入執逆陳

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者辭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

為患故疏盟諸陳於陳宗。正義曰陳宗陳氏宗王謂初

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已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長如字又望視目望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

介音界媒介也亦因也

也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

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

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疏遠○說音院女音汝遠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也違不從也○數

所注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

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

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疏正義曰案世本

八人二人共一乘○廩力甚反芒音亡子我在幄幄帳也

信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豐茲芒子盈惠子得幄幄於角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

禦之子我侍人○禦木亦作御魚呂反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

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檀大丹

反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乱大史子餘曰非不利

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大音泰將為于為反下文逆為余請下注為公同成子

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需音須誰非陳

宗言陳氏宗族衆多疏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

何為畏子我欲出奔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

宗疏所不至陳宗○正義曰子行慮其必出故以殺子懼

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

之欲反疏註闈宮至門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

闈音韋也計闈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闈本言

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

至闈故與大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

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音淹狹音洽豐丘人執之

以告殺諸郭闈齊闈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

及邠衆知而東之知其驚命奪車遂使東。邠音而矯本又作橋居表反出

雍門齊城門也。雍於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

請豹與余車示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誰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

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伯魇之寵害於公

驕盈恃寵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

欲因請討之未及魇先謀公請以鞏易薄鞏向魇

邑欲因易為公享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乃

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魇也少長

皇野司馬子仲。長丁。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

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

承命不得左師不可也。左師向雎兄向巢也。惡鳥路反。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

既食又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

告。主迹禽獸者。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雋陽開封縣

東北遠疑非介大也。介音界麋九倫反獐也本又作糜亡悲反。

疏。注地理至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

惠王廢逢忌之麋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波昇也土地名

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輒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

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

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

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為大劉炫以為一麋

而規杜公曰雖雎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氏非也

皇野稱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難野曰嘗私

公命。君憚告子。乃曰反下文及注同。野曰嘗私

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

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

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雎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對曰雎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鄭東云牙璋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特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以命其徒攻栢氏。相氏其父兄故

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相雎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相司馬。子頎相雎弟相司馬即雎也。頎音祈騁

勅領 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事

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

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注

及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

何乃舍之舍曹子弟。舍音赦又音捨注同民遂叛之向魍奔

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

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

相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

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牛相雅弟也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

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亦不與雅同。夏戶雅反璜音黃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

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

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其葬所在愍賢者失所。惡烏路反阮音庚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子舒州千蘭輿音余

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二公曰魯為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

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三日齊側皆反本又作齊伐齊二如字又息暫反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嘗為大夫而疏孔丘至告人。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

請彼云公曰告夫二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下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

之二子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其與君言耳退。初後別告二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國畜養也成孟氏邑。洩

息列反圍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吾孫為成之病

不圍馬焉病謂民貧困為于倫反孺子怒蓋裝成從者不得

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收恚故鞭成有司之役人。從者才用反

便所更反注同素一瑞反秋八月辛丑子孟懿子卒成人奔喪

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請聽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袒音但免

音問衢其俱反其音恭注同懼不歸不敢歸成中焉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

無不奔出奔北燕無傳。不。燕音悲反。鄭伯伐宋無傳。秋

八月大雩無傳。雩音于。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

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子孟彊出奔

齊無傳。彌苦侯反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以福。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舊德縣西

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陳侯使公孫貞子平焉

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實也示

棺造於朝介將命。斂力駭反下同造疏註聘禮至將命

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指曰柩禮稱既斂於棺傳言將以尸

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

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

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為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

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

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云未

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

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

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

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掩之杜

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特無乃廩然

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勞力報反潦音以重寡

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自

直用反下注同寡君敢辭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

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乎

君之下吏備猶副也。備使所無祿使人逢天之

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廢日共積

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注同積一日

子賜反又如字注同賓必月反聚才喻反又如字遷次一日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

尸將事之禮

朝聘道死以尸行

疏

於是至之禮。正義曰上注所引者

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送凡主人畢歸禮賓唯獲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

遭喪之禮

遭所聘之喪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

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

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謂主盟也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

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傳言

蓋丸禮。內如字又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兄子玉

過

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過古禾反

曰天或者以陳氏爲

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饗受也。斲涉角反喪息浪反下并注皆同

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

故爲于偽反下爲備爲請並同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弟

弟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

介見公孫成

公孫成成宰公孫伯也

曰人比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

齊人亦將叛

疏

曰人至貳乎。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皆音佩皆巨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令公孫成而有

背人之心謂背魯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乎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預言子叛魯齊人亦

將叛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我利

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焉於成曰善哉吾不傳言仲尼之徒早聞命比思於魯國陳

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

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齊未肯。好呼報反。景伯揖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九年冠

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

縣。冠如字又古喚反。因與衛地自濟以馬糕媚杏以南

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吳人加敝

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

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

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贏贏齊邑音盈。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圍魚呂反蒯苦怪反聵魚怪反悝苦回反。孔氏之賢渾良

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渾戶門反長丁文反又如字。大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子所。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無與音預。與之盟嬰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

圃園。圃布五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乘編澄

反下及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

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藥力丸反。姻音因。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

從之介被甲與殺。豚欲以盟。杖直。亮反。又音文。殺音加。被皮音反。疏輿殺。正義曰。殺是豕之牡者。

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

用牛伯姬迫孔悝以殺下人君耳然則廟贖自謀取國寧復

降下人君於時迫促謀得性耳性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

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與殺

為盟皆臨時信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強其文反劫居業反令力呈反 遂劫以登臺藥寧

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疏註季子至邑宰。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為季季。則字季故呼為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

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 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

氏之祿故知為孔氏邑宰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疏正義曰。立明為

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藥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

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

耳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

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難乃曰反注及下皆同。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疏子羔至辟其難。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

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已不當踐其難季 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祿焉不辟其難 子羔遂出子路

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人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

○復扶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 又反

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

使所曰天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

有悝為難攻大子。焉於虔反。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

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驚擊子路二子崩

當也。燔音煩舍音捨又。如字孟音于厲黑於喊反。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斷丁管反。結纓而死孔子聞

衛懿問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

崩也。夫起呂反。先謂

司徒驪成曰身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

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驪子為明年驪成

齊起。曠莫干。褚中治反。

附釋立見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九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十

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

成出奔宋即滿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

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一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

五月十一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

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立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本或作魯

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一則疏註仲尼至有誤。正義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

疏曰魯臣見為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



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歷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一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予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為國老是大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台書故杜為此注或可杜為抑揚之辭以為仲尼繼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自以為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衛不果而奔

侯使馮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盼也曰崩馮於虜反盼許乙反瞞

得罪于君父君母適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

不棄兄弟實諸謂上向上戚也浦布吳反天

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控盼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盼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

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出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休音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前夏四月己丑孔

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憇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謀力執反說文云蓋也

尼父無自律疾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疏公誄至自律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鄭眾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

命主為其辭即引此傳是為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證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證

魚魚二巾反甲如字又音的慈魚覲反俾必爾反屏必領反榮榮余在政嗚呼哀哉

疏公誄至自律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鄭眾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

命主為其辭即引此傳是為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證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證

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為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君明是謚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謂謚孔子為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愆起度反。君兩失之。○六月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飲於鳩反。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

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今力呈反。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

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

圃孔氏廟所在柩藏主石函疏注使副至石函。正義曰。正音石圃布五反。函音咸。

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柩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上也知是僭為之耳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

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伯

殺載柩者許公為反柩之孔悝怪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姓名反本亦作

返音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伯季子也明

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

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食亦反。下或以

其車從從公為。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得柩於橐中孔悝出奔

其車從從公為。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得柩於橐中孔悝出奔

其車從從公為。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得柩於橐中孔悝出奔

宋○音素○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左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華戶化反鄭

人其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諒於子木請行而期

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

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諒焉遂殺子木其子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子西曰吾聞勝

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為使

潘屏之衛○竟音境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

義之謂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

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

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勝自厲劔

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

女音汝卵來

管子反長 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今尹司馬非勝

而誰勝聞之曰今尹之任也得死乃非我言

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復扶又反。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

悛七全反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

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是之故辭告欲作乱宜僚辭距之。熊音雄宜僚者

本或作能相宜僚相息亮反說音從承之以劔不動救劔指其喉勝曰

不為利語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以陰慎賂也。不為于偽反下同諂勅檢反揚他歷反洩

息列反又疏勝曰至去之。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

以制反疏爵位而宜僚辭是不為利而諂也承之以劔

欲刺殺之而宜僚不動是不為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請

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已謀故舍而去之請

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鎗杖兵器皆備而獻之疏

與吳至為亂。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

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豈當

時肯聽之故以為戰時所得鎗杖兵器皆許之遂作亂

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勲於葉公。劫居業反袂弥世反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抉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

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薳州來楚并其地○聚才住

同反下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以險徵幸者其求無厭險猶惡也所求無厭偏重必離

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欲欲須其斃而討之○徵古堯反慶於豔反聞其殺齊管脩

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也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

閻為王子閻平王子啓五弊王者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

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庇必利反又音秘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圍公陽亢宮負土

以如昭夫人之營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圍魚呂反葉公亦至

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

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

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胄直又反日日以幾冀君來○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艾魚廢反一音五蓋反民

類不死其亦矣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旌表也○夫方于反或音扶奮方問反旌音精徇似俊反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

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其徒微之微匿也。使與國人與羊汝反一本作使與

也爾雅云匿微疏注微匿也。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

也匿女力反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尚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

固其所也何害乃烹乞乞之王孫燕奔領黃氏

燕勝弟領黃吳地。烹普庚反燕烏諸梁兼二事二事

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

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葉始步反衛侯占夢

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

隅弗去懼害計占卜夢而言。比乃逐大叔遺遺

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

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密

謀屏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

可也召若不材器可得也其身因得其器豎告

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殺從己劫公而強

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殺從己劫公而強

盟之

盟求必立已。綴音加強其文反。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

三死

盟在十五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

以虎獸為飾。幄於角反。幕武博反。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

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為令名。成絕句。求令名者絕句。應應對之應。

良夫乘車

甸兩牡

秉甸一轅。卿車。秉車。秉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秉中佃一轅車也。牡茂后反。

疏

注秉甸一轅。卿車。正義曰甸即秉也。四立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秉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

衛侯既入良夫為大夫矣。傳持言秉車甸兩牡。則良夫不合。秉之故。知為卿車也。兵車一轅而二馬來之。其外更有二駟。是為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秉車者。秉中也。蓋以四馬為

上乘。兩馬為中乘。大事駕四小。重駕二為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駟。駟周道。倭遲是也。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為行之等。差

也。其諸侯大夫士。准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頭。逐聚之子士。喪禮云。媚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

也。下文大子數之三。罪秉甸不在。紫衣狐裘。疏。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借多也。

注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為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王藻云。玄冠紫綬。自魯

相公始也。鄭玄云。蓋借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相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

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借。今傳言紫衣為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借之。故言紫衣君服也。大夫狐裘非

借言之者。為袒裘張本。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

袒。張本。疏。注食而至不敬。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揚。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揚衣。

也。揚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揚則袒正服。露揚衣。玉藻云。裘之揚也。見美也。

君在則揚。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

有露揚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為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

并表亦袒。是不敬也。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大子使

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

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 袒裘帶劍 疏 三罪 至帶

劔。正義曰二者皆偏倚於君故以此為三罪。衷甸，借卿耳。比比此為輕。知衷甸非也。

○三月越子

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

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方。古屯。禦，魚呂反。下同。笠，音立。夾，居拾反。陳，直覲反。句，古侯反。注同。卒，子忽反。注及下注同。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

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

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譟，素報

反并如字 又必政反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

志，父為主，請君若。若，天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實

君，其曰志，父之為也。

恐晉君為志 父教使不一

衛侯辭以難

天子又使孫之

孫許父欲速得其處。難，乃。旦反。孫，中角反。厥，昌慮反。

夏六月

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國，觀國書之子。觀，工喚反。下，陳瓘音同。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釋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為晉師，豈敢

廢命。

欲必敵晉。柄，彼命反。

子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

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畏子

○楚白公

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聚，積聚也。聚才注反。注及下注，邑聚同。積，子

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

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晉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今復可使。帥所類反。相息亮反。子高曰率賤民慢。
注及下而相國井注同。復扶又反。

之懼不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子穀曰所類反。本又作帥。下同。

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都音。若俘芳夫反。

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楚文王城申息以為縣。蓼本又作郡音了。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畛比至汝水。唯其任也。畛之忍反。一音真。

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諂疑也。諂本。又作滔徒尸反。

尹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甲吳。以此為恨。憾本又作憾戶楷反。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言焉。
盍右領帥。左史。盍。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一俘之賤而

尸臘反舍音拾。又音救注同。

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公孫朝。朝如。

字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

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神龜言五反。黜。火陳卒亡。鶉音純。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
枚卜不片言所。卜以令龜子良。

沈尹朱曰且言過於其志。
志孽。葉公曰。枚。杯反。

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
過相將。為王也。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子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觀音工。啜反。注同。虛去魚反。下文同。濮音卜。

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

瓜。
縣縣瓜初生也。及夫吾邑有以卜成大之功若瓜。被皮議反。瓜古華反。

疏

衛侯至而謀。正義曰北宮衛侯之別宮於是衛侯在南宮

夢裏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謀北宮在昆

吾觀北故此人北。余為溥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

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二罪殺之故。公親筮之胥彌赦

占之。放衛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言

侯無道。小人不敢以矢對難。而衛侯貞卜。正上夢其

逃也。難乃且反下文而難作同。衛侯貞卜。正上夢其

繇曰如魚窺尾。窺赤色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

羊商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商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

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闔戶臘反竇

音疏。其繇至後踰。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

巨。疏。自安商焉謂魚至水邊以踰衛侯將如此是賈逵之

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為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踰衛侯注

社不然首以山魚踰衛侯詩云魚魚魚魚王至如燬魚勞則

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為勞苦之狀若其方羊

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刘炫以為卜繇之辭文句

相韻以齊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為卦文皆韻

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侯我於著乎而充

目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

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為韻齊焉二字為助句之辭

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乎亡

為韻又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不與讓公之踰為韻是或

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刻以為為齊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

十月晉復伐衛。春秋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

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

之衰。向許。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

辟崩也。般音。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

之以告只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

邑翦之前壞其邑聚公使匠父父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

衛卿石惡從子○從才用反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

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

終如卜言乃自後踰○隊直類反折之設反股音古戎州人攻之天子疾公子

青踰從公弟青疾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

氏已氏戎人姓○已音紀又音祀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

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髮呂姜注公夫人髮髡也○髡苦存反髡太計反又庭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

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

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下同其焉於虔反執般師以

歸告諸路路音路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

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

牛耳執牛耳尸盟者○相息亮反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

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衍以善反發陽之役衛石魍發陽

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

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

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彘直例反

疏註彘武至可執○正義曰

在十二年石魍石曼姑之子

○彘徒回反鄆音云曼音万

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彘直例反

依礼小国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斷衍則大國執發陽
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
則疑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无常劉炫
以為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无常若如刘意季羔直率
發陽何須云斷衍之役吳○宋皇瑗之于麋瑗宋右
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師○瑗

于春反麋九師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

之劉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

不与難乱故在○劉仕咸反下邑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

麋將納栢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

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姒子仲妻○麋曰必

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

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者不能為公執之執皇

戎奔晉見且之召令還○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疏言

宋至從子○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巴人

伐楚圍鄆鄆音憂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為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

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

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辛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

允君勤勞○音遂為于偽反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

音遂為于偽反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

○遠于委反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

龜○用龜也○蔽必世反○斷也注同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

昆命于元龜○本依尚書斷丁亂反下同疏○夏書至元龜○正義曰夏書大禹

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

其是之謂乎○社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台周禮謂斷

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煩故也

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

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皆蒯瞶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

哀十八十九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宜其不及乃還○真也

也。○真。○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報三夷男女及

楚師盟于敖○越之夷三種教東夷也○冬叔青如

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及終喪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敬王崩故

也。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也本亦爾也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

崩敬王于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

公十七年也說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

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十四年表起自元

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

公之二十七年也與杜預並族譜為異又本云魯哀公二十

年定王介崩子元王亦立則定王之崩年○疏註言敬至

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疏註言敬至

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出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實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舛抵拒謂此類也案出本故王崩貞王介力貞王崩元王赤立定王元年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介與世本不相應本意詳見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二十九年春秋元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文遠事多舛錯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焯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以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廩力甚反為下偽反下為降同。鄭人辭諸侯

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

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艾五蓋反。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

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說如方。言。言。十

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衰子無恤。有父簡子之喪。楚

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

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離女乙反。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

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二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

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謂欲廢越。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

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

嘗試也

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戶雅反共音恭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

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

與之一簞珠

簞小筭。難乃且反。簞音丹筭絲嗣反。

疏

義曰鄭玄出此

使問趙孟遺唯季反曰句踐將生憂

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

有問也

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句古侯反溺乃履反。

史黯何以

得為君子

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黯於滅反。

對曰黯也

進不見惡

時行則止。時止則行。無謗言。謗博浪反。

疏

言。正義曰為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愆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口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良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

史黯行如此也

土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

賁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齊地。為于為反年未文注同。

因歌之曰魯

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

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臯古

疏臯

緩至此會○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魂之辭云臯其後鄭云

云臯長聲也臯者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為緩也高蹈高舉足

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頡頏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

遠者止為魯不稽首而為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吞稽首令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至也○齊閔

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貞閔丘

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

僕人之未次

次舍也○傳中亦反

請除館於舟道

舟道

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

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

太子革奔越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暴

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公八年為其所

疏

太子革奔越○正義曰革為邾君一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

東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音勇會古外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水申可

居曰洲

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

言也○焉於虔反縊一賜

疏

越滅至以歸○正義曰吳語

官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

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

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

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役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

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

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

目以見負也遂自殺

傳二十二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疏

註景曹至祖母○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

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為相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相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甲景

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姓故稱景曹季康子使冉有

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

競焉肥康子名競遠也○與音預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紼音弗輿音餘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也康子父之舅○紼音弗輿音餘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氏故稱彌甥○義故為遠也釋親二公母之昆弟為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相子為景公之甥景公為康子父之舅氏也相子於景公為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為彌遠

哀二十二年二十二年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家

道也○繫馬飾繫繫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卒也繫馬飾繫繫也

繫繫步于○繫繫步于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孫知伯襄子○知音智

高無本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

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御知伯曰君

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

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立君命瑶非敢耀武

也治英立也治齊取英立○守以辭伐罪足矣何

必卜壬辰戰于犁立犁立虛也○隄齊師敗績

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涿丁角反。○秋八月叔

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始使所吏反。

使所吏反。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

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微古堯反。臧石帥

師會之取廩丘石臧實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

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萊音來往歲

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

表二十四

進是衛言也衛過也。奉扶用反焉於庚反衛在庚也。謂過謬之言服云為不信言也。字林作德也。音于例反。疏註衛過也。正義曰服虔云衛為不信也。杜云衛過謬言也。俱是不實之義。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餼許器反。

大史謝之晉大史。大音泰注同。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行在行

宰禮不度不如禮。禮音廣。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

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鬻之言。而夾子何何亦

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嬖必計反。將以

為夫人使宗人豐負獻其禮宗人禮官也。豐許斬反。夏戶雅反。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教也。女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教也。女

音汝娶毛在反下同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非皇商宋也。孝

父故豐夏為諱而稱商也稱尺證反又如字自相以下娶於齊相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惡

同。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

適郢越王句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

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疏

篇侯出奔宋。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鉏越無

哀二五

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褚師聲子執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饑。謂在五

之君將散之散嘔吐也。散許角反又許是以不敢不取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出公戰其

手抵徙手屈用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工恐死以得工為幸。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亥

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

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要一送反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

夏戶雅反

其幣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彌子

彌子飲公酒

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

從孫甥也

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

疏

註朝夏至同列。正義曰期是夏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為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為甥姊妹之

孫與已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為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為從孫甥

少畜於公以為

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以公使優

狡盟拳彌

優狡俱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俱優盟之欲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鞞登席者。近附公

孫彌牟

喪息浪反

公文要

失車

司寇亥

奪政

司徒

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

哀二十五

斤斤一上匠

使拳彌入于公宮

信近之

而自大

以之官謀以攻公郵子士請禦之

子十一信大

反擊音綃魚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

言不可救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先君前職

奔故為我州所殺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

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易以政反間間則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

適郵

郵齊晉界上邑彌許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

適泠

泠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

近宋邑

以鉤我越有君

宋南近越轉相鉤牽。鉤乃

乃

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公為

又離之卒支離陳各名。卒子忽反陳直觀反因祝史揮以侵衛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

利而妄妄不法好呼報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

勢必道助之道音導注下同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家其家難乃且也

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內如字又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

哀二十五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

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子與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都也梧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

祝祝上壽酒。祝之六反又之反又反惡郭重曰何肥

也訾毀其貌。惡鳥路反訾音紫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也。飲於鵠反注同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從才用反又如字劬其俱反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相之數食言激古歷反數所角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樂音洛孫

反

音逸本
又作遜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右曹
大夫樂茂宋司城子路備侯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慢而靈少待
輒也。茂
法廢反

之必毒於民
復狠也。復皮
逼反狠胡懇反

乃睦於子去矢
復狠也。復皮
逼反狠胡懇反

出禦之大敗
衛師
敗

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衛師比之
平莊名也。極其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
勿反又其月反本
或作滑胡忽反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
王孫齊賈之
子昭子也

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

卷二十六

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

衆曰勿納曰彌牟上而有益請自北門出
衆曰勿納曰彌牟上而有益請自北門出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

糾公
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故不敢入
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故不敢入

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悼公前讀庶弟公子
點也。點起簾反

南氏相之以城
南氏相之以城

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
相息亮反

疏
與越人

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夫人期婦也怒期
而不得加戮故物

司徒期聘於越
司徒期聘於越

公
公

攻而奪之幣期生呈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以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天子者忿期而及其

子復乃夫人之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宋景公

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高諸公宮周元公

也得昭公也啓疏註周元公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

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公元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端

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天子而

自立其說殺昭公得立之所由未有立焉於是自皇緩

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

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樂茂為大司寇

城茂樂濶之子濶樂朱鉅為大司寇朱鉅樂

哀二十六

六卿二族降聽政二族皇靈樂因大尹以

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尹常不告而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

左師曰縱之使為其罪惡其同去起呂反重

而無基能無敵乎言其重而無德冬十月公游

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連大

尹與空澤之士千甲與發也或作與非奉公

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唐縣東南有地名空使

在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

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

平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

俊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聽其君而專其利今

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

也言大尹所執劫君業反少討照反下注同得夢啓

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廬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廬門外失國也○首手又一反注同

疏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注者南鄉故以北首為死象已為鳥而集

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

必立桐門北門○味張又反鳥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但少寢

無乃遂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

哀二十六

子在唐孟孟地名○孟扶又反孟音于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

皇非我襄枕名皇非我因子路子路樂後伐路音路門尹得樂

立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惑聽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

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

利公室戴氏即樂氏○徇似俊反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

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反注同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

子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

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

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備出八分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

昔成公孫於陳傳二十八年備成公奔楚遂道陳

入注除孫審無武子孫莊子為死濮之盟而君

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在傳二今

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

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

四方其順之詩思頌言與疏詩曰至順之正義

也無疆乎惟得賢人也若詩周頌烈文之篇

若得其人四方以

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報田

對子駘上欲使魯還報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

平陽西平陽疏註西平陽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

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

康子病之恥從蠻言及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裁盟武伯曰

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出

晉荀瑶帥師

為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妾○妾

伐鄭次于桐立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敬子○

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六夫服又加之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隱之役而父

死焉隱役在二十二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

三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舒齊地違

及濮兩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濟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

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

哀二十七

衣製杖戈製兩衣物○子衣於既反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遠畏其得衆心○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

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瑤善也

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

能以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戶郎反曰有

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

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

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

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於疏無及

止義曰無陵侮寡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則信慮

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疏君子至入焉○正義曰

三三思○三思息警反又如字君子之為謀也思其始

之不亦難乎悔其言○公忘三桓之後也欲以

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後呂氏三桓亦

患公之妾也故君臣多問也公游于陵阪

遇武伯於空輿式之衛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哀二十七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百一〇、比戶戶結又於大結又於... 及出斷下止及壯吉同反盟力助又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將門政齊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主亡此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

為子惡勇無勇何疏

子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子曰惡勇無勇何疏

卷之三

疏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三十二年正義曰晉世家云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十七
二十一年庚辰王之二祖
二十二年辛巳王之二祖
二十三年壬午王之二祖
二十四年癸未王之二祖
二十五年甲申王之二祖
二十六年乙酉王之二祖
二十七年丙戌王之二祖
二十八年丁亥王之二祖
二十九年戊子王之二祖
三十年己丑王之二祖
三十一年庚寅王之二祖
三十二年辛卯王之二祖
三十三年壬辰王之二祖
三十四年癸巳王之二祖
三十五年甲午王之二祖
三十六年乙未王之二祖
三十七年丙申王之二祖
三十八年丁酉王之二祖
三十九年戊戌王之二祖
四十年己亥王之二祖
四十一年庚子王之二祖
四十二年辛丑王之二祖
四十三年壬寅王之二祖
四十四年癸卯王之二祖
四十五年甲辰王之二祖
四十六年乙巳王之二祖
四十七年丙午王之二祖
四十八年丁未王之二祖
四十九年戊申王之二祖
五十年己酉王之二祖
五十一年庚戌王之二祖
五十二年辛亥王之二祖
五十三年壬子王之二祖
五十四年癸丑王之二祖
五十五年甲寅王之二祖
五十六年乙卯王之二祖
五十七年丙辰王之二祖
五十八年丁巳王之二祖
五十九年戊午王之二祖
六十年己未王之二祖
六十一年庚申王之二祖
六十二年辛酉王之二祖
六十三年壬戌王之二祖
六十四年癸亥王之二祖
六十五年甲子王之二祖
六十六年乙丑王之二祖
六十七年丙寅王之二祖
六十八年丁卯王之二祖
六十九年戊辰王之二祖
七十年己巳王之二祖
七十一年庚午王之二祖
七十二年辛未王之二祖
七十三年壬申王之二祖
七十四年癸酉王之二祖
七十五年甲戌王之二祖
七十六年乙亥王之二祖
七十七年丙子王之二祖
七十八年丁丑王之二祖
七十九年戊寅王之二祖
八十年己卯王之二祖
八十一年庚辰王之二祖
八十二年辛巳王之二祖
八十三年壬午王之二祖
八十四年癸未王之二祖
八十五年甲申王之二祖
八十六年乙酉王之二祖
八十七年丙戌王之二祖
八十八年丁亥王之二祖
八十九年戊子王之二祖
九十年己丑王之二祖
九十一年庚寅王之二祖
九十二年辛卯王之二祖
九十三年壬辰王之二祖
九十四年癸巳王之二祖
九十五年甲午王之二祖
九十六年乙未王之二祖
九十七年丙申王之二祖
九十八年丁酉王之二祖
九十九年戊戌王之二祖
一百年己亥王之二祖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十七

國朝
御
書
印
信
之
寶

